

重校
箋註

錢牧齋全集

古

初學集卷四十八

牧齋全集第一種

虞山 錢謙益 牧齋 撰

行狀三

故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肅王公行
狀

曾祖永寧

祖宗仁皇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父邦憲皇任山東萊州府通判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西安府耀州牛邨里王公年七十一狀

公諱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國初徙耀州家世孝弟力田景泰中有諱志者明春秋舉鄉試知宜賓縣四傳爲萊州公以詩經舉于鄉歷官有聲跡是爲公父生三子長曰國舉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而公其少

子爲兒時質貌魁傑有大人之度稍長從其兄問學博問彊記才思風發年十六淵人徐用簡督學關中擢冠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遂挈公登太華上太白經藍田出潼關浮淮涉江東游吳越關河川陸形勝要害之地前迎後却極目從心慨然有澄清宇宙之志用簡好性命之學周旋杖函微言叩擊臨岐喟然而歎曰吾道西矣丙子舉鄉試第一丙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當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史館方嚴易直頗然以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正人公兄弟爲之巨擘然南北部黨之萌從此起矣公守簡討十五年於時相一無所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之獄公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府少詹事副纂修玉牒又四年以詹事充日講官又以詹事敎習庶吉士次年以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公前後服官自宮坊歷亞卿皆不出詹

翰資望最爲深茂神宗深居大內撰進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邸舍蕭然苞苴竿牘絕跡庭戶天子察知公公忠可與寄大政者也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偪謂可以紹二公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南昌劉公並公而三江夏逐南昌逝物望始專屬於公而黨人之側目者日甚一日矣當是時富平孫公爲冢宰秦人幾滿九列而東南之講學者遙相應和羣小忌而謀閒之會無錫顧公馳書救淮撫乃嗾富平發單諮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鈎黨之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于富平止之羣小知其所繇解皆恚恨移兵向公而公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以領坊爲同考官與知貢舉崇仁吳公爭論閩事盛氣相詬諱湯之門人王紹徽閒行構崇仁于公公正色拒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是時大計京朝官紹徽計湯必不免嗾御史之欲避察者飛章逐公公杜門求去上不許乃仍主計事湯亦竟坐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與夫向之忌秦

而閒東林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聚族以求逞于公公求退堅言者持公愈急
公乃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孽見中之故削株掘根窮
極底裏其詞直其事核其心事已曉然于天下然後移疾出國門浩然長往以
申明不可則止不受汙辱之義蓋公之以古大臣自處者如此後先求去二十
餘疏皆奉溫旨慰留又傳諭內閣挽留者至再既去上猶不欲舍公姑令給假
又三年始以病予告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是時上方有所重
怒當事者從中下其事上遂不得終庇公以神宗之神聖知公之深而爲黨人
劫持卒不能自行其意此可爲嘆息者也泰昌元年敍光宗講讀舊勞蔭一子
天啓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
何而逆閹之難作其夤緣至大官居中用事如紹徽喬應甲者皆辛亥被察所
謂附湯見黜者也應甲有狂易疾紹徽用之撫秦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睚
眦連引洶洶如不終日紹徽死事少緩而公遂屬疾不起天啓七年六月十五

日也嗚呼哀哉紹徽深中多數當秦人勢盛時自詭不附柔梓以表異于時其
中者功法也天下爭惜之而以公之斥紹徽爲過及其交關宦豎蕩掃名節鄉
里塗炭海內咀嚼然後天下如酒醒寢覺始知此一輩果奸邪小人辛亥之察
典是非邪正始判若黑白而公之力擯紹徽在彊壯蠭氣虛譽翕集之日其蚤
見辨奸爲不可及也初公之子淑抃舉萬曆丁未進士官戶部山西清吏司郎
中再坐公罷官削籍如宋黨人子弟故事公卒淑抃踴躋苦古未敢具禮今上
卽位所司援例具上淑抃亦詣闕追訟上乃贈公太子太保賜謚文肅蔭一子
予祭葬如故事淑抃乃以崇禎元年十一月大葬公于牛邨之裕慶原嗚呼奸
佞者施生僇死忠正者生榮死哀令紹徽有知遊魂殘魄寧不媿死地下語有
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有之蓋棺論定豈不信哉公明允篤誠忠君憂國出于
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諮詢政術叅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
咸傾聽悚伏語及于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蹙而色有墨惻然若疚痛之在

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尉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之乃已故士之豫附公者望而知其爲青天白日其畏而忌之者則以爲秋霜夏日惟恐其不吾容也詞林之官類皆寡言低首優游養望以待拜遷公獨不然居官奉職敬共夙夜不以閒曹冷局少自假易甲午典試福建初用京朝官御史用監試法相壓公抗詞斥之大聲琅琅徹鎖院入朝上言其事御史服罪省試官得專舉其職公之力也癸卯以南院署國子監事摵衣升堂頌禮嚴重六館士畏服逾于真祭酒拔今相嘉善公于儔人中遇以國士先侍郎與故相華亭公之父卒業南雍皆被賞識又因二父以知其子皆曰公輔器也萬曆閒館閣有所謂四錢者其三出於公之門翰苑以爲美譚公延見門人故吏娓娓論天下事分日移晷語不及私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者也嗚呼山陰歸德吾不得而見之矣福清以後宰執拜除不可勝記其賢不肖亦不可勝道也以余所見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伯仲之間者高陽一人耳公之不

得相天下與天下之不得相公也而豈細故也哉生平不事生產不邇聲色焚膏宿火老而不倦有文集奏議若干卷文體頗評史記側講筵日錄玉堂制草頴客偶談又若干卷娶安氏繼娶晉氏皆贈淑人子一人卽淑朴孫若干人公天性孝友保定公性方嚴事之如父師旣第猶名呼公捧手唯諾惟恐後母左淑人蚤世育於保定之母雷雷病痢公和劑嘗藥旬月不解帶其卒也疏請以歸會葬明有報也君子以爲禮保定公之教戒淑朴也如其子淑朴罷寶坻令歸懼杖責候其出獵平巾短衣迎拜道左惶而得免公兄弟之家風如此及羣小傾害公甚閒同氣僞爲淑朴劾保定章流傳邸報公上書言狀天子爲下其事購捕主名然後天下知公兄弟果無閒言而因以知淑朴後先之被錮果以公也淑朴葬公後四年自秦之吳閒關跋履而告於謙益曰古之撰行狀者爲考功太常議謚及史館編錄地也今先君幸徹易名之典矣國史有傳玄堂有誌則槩乎未有徵也敢具歷官行事狀以累吾子謙益衰遲白首慙負師門追

惟二十年餘登頓跔寔與黨論相終始痛定思痛有餘感焉當庚戌辛亥之交
陰陽交爭龍蛇起陸援公者欲登之九天擠公者欲墜之九地高墉深壘隱若
敵國公左足一動班行頓空黨人猖披不可禁禦其爲世道重輕何如也天啓
初元朝論乍清舊學再起於時樞軸一新物論改易視公如眉之著面以爲殆
不可少耳而枋用之意則已衰矣然而羣小之耽耽於公摩厲而思割刃未嘗
須臾忘也向進則以宿素謝榮鈎黨則以渠魁重禍君子之薦樽者如南箕北
斗僅有其名而小人之齷齪者如骨讎血怨死而未已故吾以爲世之正人君
子欽公之賢而歎惜其不遇者蓋有之矣若其畏之之深忌之之切悉力而排
之窮老盡氣而不悔固不若奸邪小人知公爲尤深也伏惟辛亥察事具在定
陵錄中蕉園之稿流傳人間者固以脫落踳駁不能備舉其本末矣而况於一
字之褒片言之貶乎又況於二十餘年之後見聞異辭又將指歷昌之年爲隱
桓之日乎謙益舊待罪太史氏竊取書法不隱之義作爲行狀其或敢阿私所

好文致出入曲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謹狀崇禎七年十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門生錢謙益狀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行狀

曾祖玉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桑氏皇贈淑人

父炷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常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啓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閹江陰繆公在左坊羣小憇公於閹謂繆與

楊厚善老於文學奏草實出其手閻衡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院疏閣不下旋
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公獄詞牽連追贓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
車取故紙敗筆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予曰敢以是累後死者公歿予時捧
其書歎且泣曰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
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魂理筆札之責乎後十年予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
然而歎曰嗟乎予於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
舉萬曆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年熹宗初補原
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諭德是冬
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畢命于詔獄今上卽位詔贈詹
事追及其二世而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爲常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初徙江陰
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爲儒任俠修長者之行其父母馴行孝謹饁耕相敬有古
儀法雖其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才邑令詔安胡士

鼈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摵衣受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之上下議論才辯蠭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鏃礪志節以古人相期許予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闢講堂於東林公退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間朝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養交蠅營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己欲鋤而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眞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之翼予也曰必亟剪之是將令虞山速飛於是嫉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東宮挺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抉摘主謀御史劉光復

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撥忠臣義士之案賴以公言爲徵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內計公與予並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黨人之忌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予則以挺擊前議也天啓初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伴讀安逐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領之而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徼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左公嘉善魏公叅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著朝右皆側目握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曰內無永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閣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

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
西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
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元以副院入坐贓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案亦考死
廷元者故所主風癲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手妻妾
不得訣別惟聞銀鑺聲琅然撼版扉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閤旣飲章捕公織
闔實誣奏始上且有收捕五人後命公中塗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免矣喜見
顏閒忘其身之在貫索也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橐饘中傳
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閤振
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日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其諱祭自
二十二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
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
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歟也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閤以草奏故

屬獄吏加梏摶焉其它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閻自以爲得甘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挺擊者釋憾也嗚呼慘矣哉公天性純孝父未疾臥蓐十七年午夜聞警欵欵惄惄若杵臼撞胸趣整衣立牀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予肅拜請乞涕涔涆覆面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往來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卽以民瘼吏敝爲己憂邑令臧罪狼籍官舍有井闌唐李嘉祐手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營求保留公移書逐之去江陰民比屋謹呼曰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易疎豁不立厓斥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旣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偶語响濡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睇手掇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顧避或其人護前諱短面頸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過譖闢如飈廻浪息都不省記而

褊心之人驟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溪刻頷有鱗而胸有甲也同年進士
釀金讌會戚里接席觥籌錯互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殼哉嗅茗椀卒發一語舉
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睡顧左右取馬去坐客始叫呶相慶更酌盡歡闔焰
之方熾也士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衆中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公顧問曰彼
得無未喻吾指乎蓋猶以爲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去
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所撰稿於通衢行人走卒填咽聚
觀弗顧也初欲梶揚疏其旣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楊而夕於左閒弗往則雙藤
以拒門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罵詈閹刺探已十餘曹公等故自
若也生平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餈錯列餕餧雜進劇談極論移日
分夜客皆蹠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頰時榷情僞計成敗揣摩天下
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間多受人歎給瞪目顧視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處
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籌算錢穀心慵手懶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微

詞兼好諧謔就急徵行至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韓袴猙獰植立與客談時宰詔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伍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爲謔笑失聲其跌宕噭曠紓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脚聊且繙閱通曉大意穿穴解駁別出新理陶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懷下問自視歎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效吾腹笥枵然爲貧子据拾度日也嗟乎世之高冠長劍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失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歟公生於嘉靖壬戌七月旣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食以死李有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閹難者惟劉忠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天子旣愍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者也遡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疎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